

轉躁為安 學習柔軟

— 文／莊碧霞・蕭惠玲 —

依山傍海、淳樸寧靜的漁村，村民大都以捕魚或做小工維生，這兒是許吳水盆世居的家鄉「澳底」，位於臺灣東北角的小村莊。孩時生活艱辛困苦，沒有機會多讀點書，幫忙大人曬魚、撈魚、採石花、採海菜貼補家用，就成了許吳水盆印象中最清晰的童年生活。

二十歲嫁為人婦，許吳水盆以為有個依靠，即將擺脫原生家庭的苦日子，未料婚後還不到一年，先生便被診斷出罹患癌症，四年後往生，留下兩個稚嫩的幼兒；短短幾年，就讓她嘗盡人生的大喜大悲，含悲忍苦攜帶稚子，蹣跚獨行在人生的路上。

守寡的許吳水盆為保護孩子，她開始武裝自己的內心世界，平日不苟言笑，鮮少和鄰人打交道。感嘆孤兒寡母，易受輕視欺侮，不認輸的她告訴自己一定要把孩子撫育成

人，教育成有用的人，讓外人不敢用有色的眼光打量他們，這讓她對孩子的教育更加嚴厲霸道。

二〇〇四年，許吳水盆發現喉嚨有硬塊，開刀後傷到聲帶，日後說話若不用力，低沉的聲音不易辨認，好像在罵人，往往造成誤會。與嬸嬸的不愉快即是一例：她與嬸嬸分住三合院左右，有回嬸嬸看她把回收物堆在曬穀場一旁，隨口說：「堆得到處都是，很髒很

亂！」她一聽急忙衝出來，口氣不佳地回應：「我放在我這兒，也沒堆到妳屋前！這些東西，我會整理。」就這樣與嬸嬸決裂，兩家人不再往來。

投入慈濟雖已多年，但她的脾氣仍未改變，二〇一一年初到中壢遊玩，不小心跌倒，腳傷開刀，這時社區正在推薦入經藏演繹人員，她想起上人的開示：「如是因、如是果。」想起過去因暴躁習性傷了人，口又如刀刀，傷人不自知，她深深懺悔，並毅然加入演繹行列。

從澳底到基隆有些距離，每次演練她都不缺席，即使行動不便仍堅持出席。腳裹石膏不良於行，

就坐在椅上用手跟著種子師姊的解說比劃。每次唱誦到「暴躁習性常傷人」，她就用力甩動自己的手，哽咽地說：「用力才能甩掉我過去的習性，我脾氣要改，說話大聲要改，面容也要好好地改。」

想起與嬌嬌的不愉快，決定主動向嬌嬌問好道歉。見到嬌嬌迎面而來，她笑著打招呼，嬌嬌不予理會掉頭離去，起初她自覺無趣；但憶起當初和嬌嬌的對話，除了聲量大外，語氣不柔和，而且面露兇相，這般對待長者，本來就是晚輩的錯；她告訴自己：「叫嬌嬌一次不理沒關係，兩次、三次……我都要叫，直到她肯原諒接受我為止。」種種經歷給了許吳水盆警惕，思量平日和人互動，心一急脾氣就來，說話聲調就大，如果自己可

以稍停、吸口氣再說話，語調就不會咄咄逼人。為了徹底改變自己，她攬鏡自照，才知道原來自己的臉色黝黑，雙頰凹陷，加上銳利眼神，模樣真的好嚇人啊！上人不是提醒：「要鏡中人笑，自己要先笑」，想到這兒，許吳水盆雙手撐起嘴角，對鏡微微地笑，真的看見一張和善親切的臉。

苦楚的命運，使許吳水盆把心封閉，對人對事產生憎怨不滿，如今她「甘願」領受考驗，開始學習對人彎腰鞠躬，彬彬有禮地說：「過去不禮貌的地方請原諒。」讓身旁的法親笑笑直呼：「這樣才對！這樣才好！」這分鼓勵、讚美，讓許吳水盆得到自信與自在，心靈世界變得清明，彷彿重回童年那段在海邊天真無邪的歲月！



許吳水盆(右)藉懺悔提醒自己暴躁習性常傷人。(游錫璋攝)